



4

南唐書卷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劓齧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

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爲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木也。唐之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

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

南唐書 卷二十三
與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
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令。遷塗陽令。贖貨當死。時李昉事

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幻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

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訟于
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
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
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
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賁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
以藐勢位旣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朝
左僕射沈義倫竒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闈每廷
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入叨殿試三對
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
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塲屋不登一第豈非命邪吾
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歿得事公於泉下足矣
諾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鰲

蒯鰲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
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
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沃

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鼇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略備。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鼇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鼇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穎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媢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旣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廬郢

南唐書 卷二十三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朴。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詰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邪。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鬪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旣爲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一卮酒。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詰詰之。郢曰。旣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遒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爲事弱冠始讀書學爲詞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爲耻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况費用乎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曹敘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並世邪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爲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爲法

黃載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

南唐書 卷二十三
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享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灰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數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鏹。飲歡之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異謝焉。復喜鄠遊市肆。當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少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杖。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而歿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

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勝然則觀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國史也此弗敢述姑置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特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

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任皇朝奉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洎實爲之，答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旣以和

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汾悅同奉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怪誕。講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澆澆。縱橫蔓

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旣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遺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遺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木平和尙

木平和尙，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
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
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
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
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
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
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
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
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
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
一先生闕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
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
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
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

南唐書 卷二十四
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卽愈有僧於溪澗剝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生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北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旣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辰栖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鉞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劔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南唐書 卷二十一 四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展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屢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劔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内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緝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爲錠焚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

南唐書卷二十四終
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二十四終

南唐書卷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尙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曠陵市。昇元初。案

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關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鳩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詰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邊。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

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歿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艸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艸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諛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壺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白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颯。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卽位。家明老而無寵。

楊名高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頌行于時。辭賦不載。

王感化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菑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

玉笙寒。漉漉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

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擿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

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竈窆。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闕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歎歎。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以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爲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爲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二十五終

南唐書卷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爲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爲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蘄福利邪。而妖孰甚焉。將以蘄超脫邪。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袁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曰。浮屠。則佛隨也。聲之轉耳。

傳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南唐書 卷二十六
法。豈固爲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
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
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
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
跪拜頓顙。至爲痛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煩。少有
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
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
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
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
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
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
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小長老 附北僧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
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
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太奢。答曰。
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剎。

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斲。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尅池州。繫浮橋於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歟。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蕘積薪。皆赴火歿。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歿國難。後主不許。

玄寂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俗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

南唐書 卷二十六
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歿於石子崗。

應之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賸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

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始日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旣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上田。謂之常住。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於民。雖然。田業頗厚。而貲不加多。歛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恠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

况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
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於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南唐書 卷二十一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人。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况遇賢乎。

諸祐

諸祐

諸音查

蘄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貧

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孫雜。互

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

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

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僞

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

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

媢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爲巡

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

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

皆埒至貴。郡將卽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

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

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六終

南唐書卷二十七

●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歿。社稷。大夫。歿。衆。士。歿。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歿。宗。廟。士。不。能。歿。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臣。者。身。非。我。有。歿。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况。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

其苜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已。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

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

因論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慙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邪。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

南唐書 卷二十一
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闔亡。從效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卽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

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爲清源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鎡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瘞。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卽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鎡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割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效始事閩而闔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

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群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畧地至泉州。軍

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卽以潮爲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倓。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哲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于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崇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次

子也。莊宗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鱗旣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鱗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鱗上書求爲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卽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設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初。王仁達爲鱗殺。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鱗心忌之。鱗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答。審知婢金鳳。陳氏。鱗嬖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鱗聞鼓噪聲。走

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鱗長子也。旣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與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與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

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
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
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
死。命發塚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
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劾之。延英進
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
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
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

叫。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觀。請朝堂。壺。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
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
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
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
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
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諸國
后妃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
之號

飲群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連重遇既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遠重遇已弑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賦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

南唐書卷二十八終
聞之亦殺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
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
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紿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
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
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
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
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
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
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
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
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効自
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
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

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畱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謹呼軍卒陳瞻妻有色建峯私之瞻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同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商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卽位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鬱。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淑。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寶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位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

爲僕射。馬琪爲尙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羲聲立。羲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羲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羲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羲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勲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羲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羲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羲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羲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羲範立。羲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羲振。長而賢。其次羲聲。羲範同日而生。羲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羲聲以母寵得立。而羲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羲聲卒。而羲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

年。賜三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瑛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瑛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矣。義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欵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湄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

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槌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高、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高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請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會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亾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

南唐書 卷三十一
滁光黃舒。斬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川。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雒州。後罷。後來建。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滁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俄改忠義。後降軍事。保大三年取。

汀州

保大三年置。

劍州

保大三年取。改為南州。俄復舊。

彰州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使。

泉州清源軍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蒼以闖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臯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天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爲翼肆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

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
德。至唐祖之。以爲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
封於段。爲子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
兌。爲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
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伯
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
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
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
生超。一名仇。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
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
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
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
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
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
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
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
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子期。博士議
郎。太中大夫。生本。字士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

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暉。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歌。讓。情。恂。翻。豫。宏。眺。亮。情。曾。日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

系三人曰丞曰茂

涼後生

順。以國公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

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卽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以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起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先生。至先王卽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溴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群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旣歿。諸子庸懦。而弒渥碁溥。祿去楊氏。則又溴梁大夫之罪人。且楊

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尚來矣。



